



SUI YUE LIU HEN

岁月留

痕

惠阳市文学协会 编

岁月留痕

惠阳市文学协会编

惠阳市文学协会编辑部

电话：3371166

3376212

主编：陈伟青

编辑：孙营叶

姚庆彩

李小惠

岁 月 留 痕

惠阳市文学协会编

开本：787×1092 32 开本 6.5 印张

2003 年 4 月出版

字数：130 千字

前 言

惠阳市文学协会成立三年来，全体会员对协会的工作一直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尤其是编选作品集，明知道没有稿费，许多作者仍积极热情地把自己的作品寄来。编书的过程是艰辛的，参与编辑作品集的会员没有报酬，而且完全是在业余时间，但大家做起来仍然乐此不疲，无怨无悔。今年年初，我们把准备编作品集《岁月留痕》的通知发出后，短短时间内，许多作者便通过各种方式把稿子送来，边远山区的作者，竟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通过邮局把稿子寄来。

对文学，我们始终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愫，正是这份痴情，促使着我们如此执着、艰辛地去做这件事。

作品集的作者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所创作的作品，折射着多姿多彩的生活。其中，有愤世嫉俗的激情之作，也有豪情满怀的赞颂诗篇，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这里决不会出现萎靡不振的颓废思想，更没有充满奴性的阿谀之词，字里行间所洋溢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同时也融注着一个文人所固有的不亢不卑的本色。

自文学协会成立以来，我们已经编辑出版了两本文学作品集。在编选作品时，我们始终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对作品质量的要求。第一本作品集《人

生有味》，对入选作品的要求比较宽松。只要主题鲜明，格调健康就可入选。到编第二本作品集《生命如歌》时，文学协会成立将近两年，期间曾开展过一些笔会、座谈会之类的活动。作者间也经常进行些文学创作的交流。全体会员的创作水平整体上都有了大的提高。此种情况下，我们对作品的质量要求便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要求选材立意新颖、别致，在写作技巧上也倡导创新。

第二本文学作品集的面世，标志着惠阳市的文学创作队伍正在走向提高，走向成熟。

我们把第三本文学作品集定名为《岁月留痕》，以期通过我们的笔，描摹过往生活中栩栩如生的大千世界和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透过生活现象，渲泄真挚情感，升华深邃哲思。这便是我们编选第三本作品集所要求的又一个高度。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我们国家今后 20 年的发展目标，这也为文学创作事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不回避激烈真实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本身的社会属性。作为业余文学爱好者，我们虽无力承担起这份使命，但我们有责任为自己，也为他人，构思写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篇章。

惠阳市文学协会

2003 年 4 月

目 录

山中传奇	叶蔚林 (1)
淡水的黄昏	黄国雄 (13)
三峡行记	黄国雄 (16)
“男人婆”的故事	胡振光 (22)
还历史本来面目	陈伟青 (29)
迷恋篮球	陈伟青 (32)
老来学吹打	陈伟青 (35)
扮鬼的故事	陈伟青 (38)
雨天偶遇	孙营叶 (41)
许世鹏的爱情	孙营叶 (44)
凄凉古屋	孙营叶 (48)
岁月深处的折痕	秦 蓝 (58)
听来的西部故事	秦 蓝 (60)
碧水长流话当年	方海、韦欣 (64)
汉江河畔那个中秋	肖建国 (73)
故里三娘	肖建国 (77)

愁城	九 凝 (86)
湿地	陈名运 (89)
换个角度来生活	陈名运 (96)
祖母	陈名运 (100)
桂花飘香	陈名运 (103)
一张告示	姚庆彩 (107)
摇轮椅的老人	苏 桐 (112)
电波情缘	肖 尧 (115)
夜在滑落	杨 霞 (119)
秋至	杨 霞 (121)
庐山之旅	杨红霞 (123)
上海滩的夜	杨 霞 (125)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李小惠 (127)
秋季到淡水来看我	李小惠 (135)
又上心头	陈谭生 (138)
共饮东江水	周 冰 (142)
相见不如怀念	周 冰 (144)
大亚湾的遐想	李阳景 (146)
橘子·橘子	陈曦若 (152)

九双鞋	陈曦若 (156)
夜静的声音	阿 茂 (160)
牛娃与老牛	杨振林 (166)
财主服输	邱学军 (169)
三月菜花香	李小惠 (171)
收获后的田野	邓贵清 (173)
祖国颂	秦 蓝 (176)
水	黄国雄 (181)
雨水穿过五月	阿 樱 (183)
爱情红绿蓝	风 笛 (189)
麋鹿传奇	肖 尧 (194)
海洋之心	刘海涛 (197)
雪花飘处	刘海涛 (199)
新才诗三首	杨新才 (201)
张汝潭诗稿	张汝潭 (204)
牵挂	邓贵清 (206)

山中传奇

● 叶蔚林

粮票不是米

水口寨有个陈观，是个出名的倔老头。陈观解放前给山主看林，苦大仇深。解放后他事事积极，给剿匪部队带路，草鞋磨烂几十双。陈观到县里开过庆功大会，县长亲手给他戴大红花，斟过酒。陈观大概自恃有功，倚老卖老，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做得出。别说生产队长，连大队干部都怵他三分，拿他没办法。

陈观老伴早去世，儿子媳妇在煤矿做工。陈观带着小孙子住幢木楼，宽敞又干净。合作化之后，但凡上面来水口寨的工作干部，派饭都派到陈观屋里。陈观接待客人，不冷不热，完全按规矩办事，先交足钱粮才有饭吃。饭按量蒸在钵子里，通常不多不少。偶尔也有特殊情况：比如

哪位干部参加了劳动，又认真卖力，陈观看得顺眼，就会多抓一把米放进蒸钵。陈观笑眯眯对那干部说：吃吧吃吧，你们这些干部啊，劳神又劳力，蛮辛苦，多吃点应该的。陈观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下乡干部的奖赏。既有奖就有罚。以前罚过谁，不大清楚。公社书记李常新挨过两次罚，倒是好多人都晓得的。这是两年前的事，大家记忆犹新。我刚到水口寨就听说。

李常新是北方人，文化大革命后期才调来山区工作，自然不晓得水口寨有个倔老头陈观。清明过后，老李进山检查春插情况。老李来到水口寨，刚和大队支书坐下说话，陈观就来了。陈观伸手对老李说：你的午饭派到我屋里，先交二角钱四两粮票。老李愣了一下，觉得这老头真好笑，莫非怕我赖帐白吃？当然，老李不会计较这种细节，照数掏出钱粮交给陈观。

老李和大队支书出门，田垌里转了一圈。老李立即发现水口寨的春插进度落后一大截。老李诘问支书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按公社统一部署办？支书解释说，山里气温较低，秧还嫩，等秧老些再插，定苑返青快，割禾时间也是一样的。老李一听就发火了：不行，公社规定“五·一”插完早稻，洗脚上岸。你们另搞一套，这是组织观念问题！支书吓住了：那怎么办？好办，扯秧，插，赶上进度！老李当即脱掉鞋子，卷起裤管，带头跳下秧田，将寸把长的嫩秧扯出水。支书没办法，只好临时派工，喊社员来扯秧。

扯秧扯到中午，歇工时，支书便带老李到陈观屋里吃饭。陈观面无表情，也不打盆水让公社书记洗洗手脚，也不立即端出饭菜。陈观吸着竹烟筒，东扯葫芦西扯瓢和老李说闲话。问老李何方人氏，多大年纪，哪年参加工作，哪年入党。老李不好催吃饭，耐心一一回答，陈观停停又问：李书记有几个崽女啊。老李说：三个，全是女崽。陈观问：最大的几岁？老李说：十四。陈观问：嫁了吧？老李有点生气了：老人家，你糊涂了不是？

陈观笑笑，不再说什么，端来饭菜。老李一看，饭只有大半钵，菜就几根咸萝卜干；端起来，几筷子连饭带菜全扒进肚子里。实在没吃饱，老李也不讲客气，认真地说：老人家，钵子里不足四两米吧。陈观点点头，没错，我扣下一两半。老李不禁“哦”了一声。哦什么哦！陈观说，你搞强迫命令，硬要扯嫩秧插田；嫩秧站不住，漂的漂，死的死，早稻减产减定了！扣你一两半米蛮合理！老李嘿嘿一笑，耐心解释：赶季节，越早越好，早插早收，这是科学种田……狗屁科学，越早越好，早插早收啊！你的女崽为何不早嫁出去，早嫁早生崽！陈观丢下话，拔脚就出门走了。

李常新气得脸红颈胀，拿陈观没办法。

这次还算好，李常新吃个半饱。事隔不久，老李再次来水口寨检查生产情况。和上次一样，刚到，陈观又要预交钱粮。老李心想：看你这倔老头这回凭什么再扣我一两

半米。支书领老李出去转。早稻没问题，已经扬花抽穗。老李说要看看中稻。支书有点迟疑：莫去算了，中稻田在岭上，难得走。老李看出支书神情不对，坚持要看。支书只好硬起头皮带老李上岭。果不其然，岭上一畍田插的竟是高杆禾。老李当然又发火了，严厉批评支书：我亲自传达动员，今年全公社要全部、彻底、干净消灭高杆禾，你为什么不执行？支书低头说：这些岭上田，水冷泥脚深，所以……老李打断支书的话：不管什么情况，高杆禾一丘不要，一畍不要！同志，高杆矮杆不是单纯生产问题，事关执行什么路线，懂不懂？支书立即表态：我马上喊人犁掉，重插就是。老李表扬说，错了就改，好！

中午，老李回到寨子，走进陈观屋里。陈观不在，只有他那八九岁的小孙子坐在一边看小人书。老李肚子饿了，顾不得许多，自己动手去掀锅盖。锅里蒸汽白蒙蒙，看不清有什么饭菜。老李用手扇扇蒸汽，霎时呆住了。锅里既无钵子也无碗，煮的是一锅清水。水面上漂着三块薄薄的、四方方的、花花绿绿的纸片儿。仔细看，认出来了：一片大，两片小，大片的是二角钱钞票，小片的是两张二两面额的粮票。老李倒憋一口气：他妈的，这老头开什么玩笑！

这时，在一旁看小人书的孩子说话了。他说：叔叔，爷爷要我告诉你，粮票不是米，当不得饭吃！

我认识李常新时，他已经提拔当了区长。李常新为人正派，办事雷厉风行，一般说算是个好干部。每每看他那

牛高马大、威风凛凛的样子，想起他竟被水口寨的陈观老头整过两回的趣闻，就忍俊不禁。有一次，我问李常新是否实有其事。李常新嘿嘿憨笑：他妈的，造谣！

祖传秘方

徐野斋自称山人——山人徐某；原籍广西贺县，幼时随父为避匪祸，遁入菇母山中。徐野斋祖上三代行医，均为遐迩一方的草药郎中。草药郎中无所谓科别，凡病皆治，靠的是实践经验和高深莫测的祖传秘方。

徐野斋为人诚实，又肯动脑筋，深得祖上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父亲去世后，十九岁的徐野斋便单独行医。斗笠草鞋，褡裢拐杖，奔走于山中村寨，不辞辛苦，治病救人。徐野斋不但医术精湛，且医德清明。他行医用药，从不主动开价要钱要物，给多给少完全由病人自度，量力而行。因此，徐野斋深得人心。山民们送他个“徐半仙”美称。

解放时，徐野斋已年过半百，妻死无后，便落户双河街，改行医为坐堂。不挂牌，就医者仍络绎不绝，门庭若市。

一天，土改工作队长来双河街开会，骑马不慎摔伤股骨，痛楚不堪。经人介绍，歪歪扭扭来求徐野斋治疗。徐野斋照例接待，不亢不卑，细察伤情，摸捏一阵说：你没

事，伤不用治，你走吧。队长疑惑不解：可痛得厉害啊！徐野斋沉下脸说：叫你走你就走，没看见我忙吗？队长悻悻然又不便发作，无奈只好转身蹣跚挪步。说时迟，那时快，徐野斋骤然朝队长腰股之间猛蹴一脚，蹴得队长大喊一声，踉跄倒地。队长遭此突击，拔地而起，抽出腰间驳壳枪，直逼徐野斋。但与此同时，队长却察觉自己的伤痛完全消除了；腰腿一如既往，伸展自如。

事隔多年，这位当了县委书记的土改工作队长，提起徐野斋那神奇的骨科疗法，犹赞叹不绝：徐半仙，名不虚传！

县委书记曾专程来双河街拜望过徐野斋。恭请徐野斋去县人民医院正式担任医师。但徐野斋频频摇头，以山人徐某，闲云野鹤，登不得大雅之堂，吃不惯皇粮为由，加以婉拒。县委书记尊重其意愿，进而劝说：徐老，那就希望你多带几个徒弟，别叫你的精良医术失传啊！徐野斋沉吟片刻，慨然应诺。

于是徐野斋边行医边授徒。五六年下来，弟子芸芸，桃李满山，分布于各区、乡、镇卫生院。

转眼到了公社大办食堂年月。双河街一带乃至全县各地，病人特多。害病的人一律面容憔悴，四肢浮肿，浑身乏力，昏昏欲睡；睡则长眠不起。各公社卫生院对此病症束手无策。医生无法开出处方，只能嘱咐病人：回家去，多休息，吃饱饭，加强营养，病自然会好。有些卫生院则干脆关门停诊。此时此刻，危难之际，徐野斋却不声不响，

在他的寓所高挂起红十字医牌，接纳病人。

消息风传四方，病人感到绝处逢生，奔走相告，蜂拥来到双河街，恳求徐野斋的一纸祖传秘方。徐野斋当门设案，来者不拒，若有其事地号脉，看眼看舌，好言抚慰。然后深思熟虑，操起毛笔，开出千篇一律的一纸单方。楷书正写：干稻谷一斤，去壳，置瓦罐内加水适量，急火煎滚，文火焖至软熟；早晚分二次服完，连服五帖。药方末尾另加小注一行：最好以豆豉炒辣椒或蒸霉干菜为引。

拿到药方的病人，又高兴又发愁，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只道如今所有粮食都统归公共食堂掌管，而公共食堂早已粮绝，代以瓜菜。眼下方交四月，早稻尚未扬花，远水难救近火啊！再细细捉摸，不禁疑云顿起：干稻谷去壳，加水煮熟……徐老，这、这不是喊我们煮饭吃么？

这时徐野斋便一反常态，拍案而起，大发脾气：哪个喊你们煮饭吃，这是药！薏米、芡实、莲子、百合都可以入药，何解稻谷不能入药？我老徐行医一世，莫非不懂？去，快去卫生院捡药。

众人信服徐半仙，果然持药方纷纷挤进公社卫生院。卫生院药房自然不会有干稻谷一味，无法应付。社员们坚持要药，坐等不走，闹得不可开交。公社卫生院院长系徐野斋的学生，明知这是老师玩的把戏，见张张药方一丝不苟，名正言顺，不知如何是好。猛然想起徐老师与县委书记关系非比寻常，于是即刻打电话向县委书记汇报详情，

反复强调徐老开出单方，急需干稻谷入药。

县委书记乍听汇报也懵然，搞不清有无稻谷入药一说，继而哑然失笑，明白徐野斋用意所在。于是县委书记思虑再三，毅然决定召开县委常委紧急会议。县委书记先介绍会议议题，接着严肃指出：上级虽有明令，国库粮食一粒不准挪用。但眼下双河街公社急需稻谷作为药用。如此一来，稻谷的性质已改变，不是粮食而是药品。有药不救人，天理难容，我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大家说该怎么办？众常委心照不宣，一致决定现场发出通知：××粮站，立拨稻谷五千斤，供双河街卫生院作药用。

徐野斋不愧名医，病人按其药方治后，皆霍然病愈，疗效达百分之九十九。

双抢后，新谷登场。各公社都请示县委，由卫生院储备稻谷若干，作为药用。县委一一批准。由是该县三年困难时期，少有人饿死。

徐野斋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即被打成牛鬼蛇神。罪名是走资派的走狗，妖言惑众，盗用公粮，挖社会主义墙脚。徐野斋连日挂黑牌挨斗，不堪其辱。遂服水莽藤自杀。终年六十八岁。

丙旺阿公和他的扁担

丙旺阿公在木兰溪两岸九村十八寨，号称“百晓”。“百

晓”是土话，就是全能的意思。山里七十二门活路，丙旺阿公不但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而且总比别人做得好。除开七十二门活路，还有特别的一门，丙旺阿公做来更是得心应手，淋漓尽致。那便是“走坡”。“走坡”也是土话，其中含有许多转义，一时半下讲不清，简捷地说就是时语“泡妞”。丙旺阿公年轻时英俊潇洒，嗓音极好。唱起来山回水转。夜间，他踏着月色，沿木兰溪一路唱下来，唱得姑娘们失魂落魄，不由自主投入他的怀抱。单单这一门，也就够人们羡慕的了。

因此，丙旺阿公踌躇满志，自视甚高，听褒不听贬。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情形。

我是在双河街闹子认识丙旺阿公的。这时候的丙旺阿公与传闻中的丙旺阿公根本不挨边。眼前是个高瘦的老人，背驼腰弯，白发垂肩，一脸皱褶，双手震颤。他也没有好喉嗓，说起话来嘶嘶拉拉的，好像刀子刮过粗帆布。虽说岁月无情，美人迟暮，但总不至于磨灭一切吧。我怀疑关于丙旺阿公的传闻皆属虚妄。然而人们言之凿凿，特别是一些老人。于是我努力从丙旺阿公身上寻找昔日辉煌的痕迹。果然终于发现他褐色小眼睛深处，偶尔闪动针尖般的锐利，透出陈旧的矜持、自信和最后的倔强。

大概十多年前，丙旺阿公大病一场。后来病是好了，却磨成现在这般模样。许多活路他再干不动了，或者干来不如别人；既不如别人，丙旺阿公便干脆收手不干。因此，